

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

分其

隨山濬川

刊其木深其流

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疏

禹別至作貢

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其大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

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瘠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曰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

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
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
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
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
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
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
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
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
史抽入夏書，或仲虺始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

疏

禹貢。正義曰：此篇

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永
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岍至嶠
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涓及也。自導弱水至
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收
同至成，賦中邦，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
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

五百里旬服至二百里流摠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結禹功

成受錫之事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

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

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禹敷土隨山刊木

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奠高山大川奠定也

之土隨山刊木通道奠高山大川高山五

岳大川四瀆定其疏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

差秩祀禮所視疏分布治此九州之士其治之

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

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

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

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

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

高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
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
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
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
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
其家明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
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正義
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山之高者
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
嵩岱衡華恒也太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
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
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五
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
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

疏

冀州

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

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治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充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充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充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

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太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於書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入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主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

也孔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疏傳

口至而西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奏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

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
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
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
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
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
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
岳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
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
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
皆治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
為郡名岳太岳在

太原西南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原之

山南曰陽

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
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

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寰底績至于衡漳

入河從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

疏

傳覃懷至衡漳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

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黿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北入清漳鄭志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

肅云衡漳

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

疏傳

塊至而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

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

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

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

故不得

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之 疏 傳賦謂至之賦 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

賦 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

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

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

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本云此州入穀不貢是

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

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

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

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得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

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外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疏**傳至是乎

之至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
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
王異名義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
當然也 故道大陸之地

已可疏傳二水至耕作 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
耕作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維

濬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
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

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
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

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
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

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
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

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焚焉還卒
于甯林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

縣吳澤也。寧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島夷皮服之夷，遠服其皮，明以旁近大陸故也。

水害

疏

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島，島除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邈絕，不

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與孔不同。

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疏 傳碣石至餘州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

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

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

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

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

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

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

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

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

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

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

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
治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
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入功施設規模指授方
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

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
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
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
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
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
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
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治水故
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
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
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
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
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
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
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
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
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